



多美尼佳·雷加佐尼
(Domenica Regazzoni)

1953年出生于意大利瓦尔萨西纳，现工作生活于米兰。作品曾在意大利贝加莫、米兰、罗马、佛罗伦萨、博洛尼亚，日本东京、京都等地展出。2012年8月到2013年4月，应上海“力欧艺术”之邀，携作品分别在上海意大利中心、苏州、上海艺博会、同济大学举行专场展览。

小提琴是乐器中的贵族。这不仅仅体现它在音色上的高雅，还体现在它本身形体上的美感——女性化的琴身弧度，天鹅颈一般优美的琴头线条，木色的温润，琴弦的纤细，音孔位置恰到好处的点缀，让它宛如一件精心造就的雕塑品。小提琴不是个体的创作，而是历经时代提琴制作师和提琴演奏家磨合探索之下，以演奏出动人音色的功能为前提而演变成今天的模样。

从小生活在制琴师家庭的耳濡目染，使得意大利艺术家多美尼佳手下的以小提琴为提取元素的雕塑，仿佛带有了小提琴本身的灵性。无论在艺术展厅还是公共广场，当人们注视着它们时，这些已经独立的部件，好像随时都可能化零为整，演奏出一首动人的乐曲。

SCULPTING THE MUSIC

多美尼佳·雷加佐尼： 雕塑音乐

文 / 余丹



提琴往事

电影《红色小提琴》里，一把用爱人之血染就的小提琴，从17世纪的意大利历经三个世纪，在五大洲无数个国家的拥有者手上辗转流传。仿佛被下了咒语一般，每个接触它的人都会对其深深着迷并由此改变本来的生命轨迹。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中国人想起“干将莫邪”以身铸剑的悲壮。不过，无论这把小提琴后来经历的命运多么神秘离奇，它最初的意义却是温暖而美好的。它本是小提琴制造大师尼古拉·巴索蒂送给即将出世的爱子的礼物，它要传递的是人性亲情的永恒之爱，是艺术与生命延续的纽带。

在艺术家多美尼佳·雷加佐尼（Domenica Regazzoni）的心目中，小提琴代表的是所有与父亲有关的往事。

多美尼佳的父亲但丁·雷加佐尼（Dante Regazzoni，1916—1999）是意大利当代著名的小提琴制作大师之一，至今在罗马音乐学院的展厅内还可看到他当年工作室的风貌。后人在但丁·雷加佐尼的个人介绍里这样写道：“年轻时师从米兰的比夏克（Giacomo & Leandro Bisiach Jr）兄弟，曾多次参加意大利及国际性的提琴制作比赛，并获得1956年意大利小提琴制作比赛冠军、1957年波兰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制作比赛冠军。他始终以严谨低调的态度在家乡瓦尔

萨西那（Valsassina）精心打造带着他个人印记的小提琴。”

瓦尔萨西那位于意大利北部莱科省范围内，方圆几公里山势绵延，人烟稀少，人们世代过着安静祥和的日子。这里距离意大利小提琴制作重镇克雷蒙纳（Cremona）不到200公里，米兰位于它们之间。

多美尼佳现主要工作生活在米兰。可是童年时代关于父亲和小提琴的回忆仍让她无比眷恋：“我人生的最初9年是在位于莱科省的一个名叫科尔泰诺瓦（Cortenova）的山区小镇渡过的。我和我的家人住在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当时家中最漂亮的房间要数我父亲的工作室。当然，孩子们一律被禁止进入那间工作室。从那里传出的除了凿子、木锉、锉刀和平刨的噪音，还会有绚丽的音符不断进入我们的耳朵……当父亲对乐器涂漆的时候，整个房子都弥漫着树脂的清香，那味道实在令我难忘！”

“父亲工作时的那份热情也感染了我：记得那些寒冷而漫长的周日下午，在厨房的桌子上，父亲教我绘画、雕塑。夜晚，我会被他的那些与绘画和音乐有关的故事吸引：契马布埃和乔托的技能比赛，帕格尼尼的小提琴恶作剧，斯卡拉剧院顶层楼座的观众开玩笑的段子，某些当地画家的怪癖，还有一些战争年代的悲惨故事等等，不变的是，这些故事总以小提琴为背景。”



《构成，第11号》，石灰雕塑，2008年，181cm×37cm×21cm



《重生》，铜质雕塑，2006 年

“在山区渡过的童年时光是令人难忘的，我家壁炉中的火焰和室外的飞雪塑造了我的性格，我感到自己的根扎得很深，从那里衍生了我在工作中的愿望、热情和毅力。”

重组再生

大学毕业后，多美尼佳留在了米兰，以便在布雷拉美术学院（Accademia di Brera）继续深造素描、绘画和雕塑。她的艺术生涯一开始并没有与父亲的小提琴事业发生太多关系。她曾经专注于具象艺术多年，以粉彩和水彩创作了很多写实肖像画，使用的是简洁而快速的技巧。

直到 1999 年父亲去世，多美尼佳才真正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与“小提琴”这个伴随她出生以来的命题联系起来。她开始以小提琴为主要素材进行雕塑创作。她的初衷很简单：“我还想听到凿铿的声音，闻到涂料的味道，于是拿起工作室剩下的枫树和云杉木板开始工作。”



《构成, 第10号》，枫木及紫檀木雕塑，2007 年，125cm×21cm×27cm

无论一个人走的多远，与家人的牵绊都是很难割舍的。多美尼佳能够回忆起的是在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带她去参观博物馆和艺术展览，让她有机会欣赏艺术、亲近艺术；而当她渐渐大了，父亲开始常常让她参与他的工作，“给我看他要修复的那些古老的小提琴，以无可挑剔的方法比较音板的厚度和形状，让我聆听刚刚完工的乐器的声音，他总是以无限的爱来做这一切。”

多美尼佳重新拿起那些小提琴的各个部件：旋首、弦轴、弦枕、琴板、琴桥、尾轴、腮托等等，并将它们排列组合成了全新的艺术作品。或许是作品中的亲情感染到了观众，多美尼佳的这一“提琴”系列比之她以前的作品受到了更广泛的共鸣。

多美尼佳说，她把工作与音乐结合起来的 key 原因在于她的儿子。正是在父亲去世的那年，多美尼佳的儿子被米兰著名的乐队聘为首席小提琴手。仿佛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安排，让小提琴成为祖孙三代之间除血缘外维系亲情的另一纽带。

在作品《重生》中，提琴的琴身被分为两半，琴头连同琴颈部分从

中间升起，颇有一种破土重生的气魄。这件作品后来被制成大型铜质雕塑，永久矗立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广场。这一变动赋予了素来以沉静优雅著称的小提琴新的生命涵义——当小提琴的组合被切割，尺寸和材质被重置，从三面围合的经典音乐舞台被转移到不设限制的公共区域，提琴本身形体和线条的纯粹的美，就这样毫无阻碍地散发了出来——仿佛一首低回悠扬的小提琴独奏曲，以大型交响乐的形式重新加以演绎，气势恢宏，荡气回肠。

另一种传承

几乎所有的雕塑作品都由多美尼佳独立完成。她的工作室位于米兰市郊，临近她现居住的家。对大型木雕作品的制作，除了找工人先用电锯将木头切割成大致的外形轮廓，剩下就都由多美尼佳自己完成了，包括凿、雕刻、打磨、上光等等，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作品。金属雕塑则由她先制作一件木制模型，再在她的全程监制下，让铸铜工厂按模型铸造。

很难想象这位身形瘦小的意大利女士怎样亲手去完成她的一件件作品。对于多美尼佳来说，这正是她得以亲身去体会父亲当年手工制琴过程的机会。“如今意大利的小提琴制作工艺学校大多是外国学生，其中有很多是东方人。年轻的意大利小提琴制作师的工作方式已经不能与 20 世纪的制作工匠相提并论了。”

意大利的小提琴制造业从 16 世纪开始发端，这里也是公认的现代小提琴的故乡。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克雷蒙纳，曾经诞生小提琴制造史上最有名的三大家族，阿玛蒂（Amati）、斯特拉第瓦里（Stradivari）、和瓜内利（Guarneri）。全世界对于意大利古典小提琴制作技艺的推崇，使得一把看似简单的小提琴，仿佛拥有了自身的灵性，被赋予了更多传奇的色彩。

正如电影《红色小提琴》所揭示的那样，一把旷世名琴往往是时间沉淀的产物。大多数乐器都会因为磨损或外观发生自然改变而被寄售于二手市场，只有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能够在精心的养护下保存数百年依然完好。时间的涤荡使得琴身的木料变得更干更轻盈，持续的使用也会改善音色的品质。

一把表现出众的小提琴的诞生，需要经历长时间温柔的对待和耐心的守候。在意大利，最优秀的手工制琴师每年不会制作超过 10 把提琴。完成一把提琴的琴身后需要给它上漆，一直到数层漆彻底干后才会开始着手制作下一把琴。好像上天也特别厚待这些用时间来

打磨优质乐器的手工艺人，他们普遍都长寿健康。

19 世纪末期开始，快速而高效的工业化生产开始侵入手工制琴业。虽然在意大利人们依然珍视手工的价值，但制琴业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多美尼佳·雷加佐尼以制琴师后人的身份将小提琴的构件重新拆解组合，通过各种媒介让世人回头珍视小提琴精彩演奏背后制琴师的辛勤付出，正是她对父亲的提琴制作事业的另一种方式的继承。

只有亲手碰触才能真正体会小提琴琴身上那细腻而富有质感的木纹，对于多美尼佳而言，亲手制作每一件雕塑的创作手法，无疑也有助于艺术家体验雕塑品真正的诉求。正如意大利评论家 Gillo Dorfles 看到多美尼加作品时所说：“这可以提醒我们手工是多么的关键，即使是对于身处电子时代的人，可以重视为手工制作寻找最适合的材料的技艺。在这里，美学的敏感不仅仅是‘塑料’式的，更同时是视觉性、装饰性和声乐性的。”

音色共谐

美妙的音乐之于耳朵，是难描难画的无上圣品，正如醇酒之于口腔，美景之于双目，最妙之处常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最高级别的小提琴演奏出来的音色，据说其音色质地可以达到“像天鹅绒般顺滑而有分量，深厚而丰满的音响中仍然贯穿着细密的纹理，旋律线条宛如和风般流畅，音乐始终流溢着充满光泽的温润感。”然而即便找寻到了可能是最贴切的词语来形容，仍然无法将现场聆听时的享受描绘出十分之一。

相比语言中的“通感”手法，绘画和雕塑因其视觉上的直观性，在对音乐之美的传达上往往会略胜一筹。这一点抽象艺术表现得尤为出色。自从康定斯基于 1911 年听了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音乐会后创作了《印象》系列绘画开始，以色彩和线条表现音乐的节奏和激情，就成为抽象艺术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

在多美尼佳·雷加佐尼的艺术生涯中，提琴系列雕塑不是她用将视觉艺术与音乐的首次尝试。早在 1990 年代初，艺术家就曾与意大利的词曲作家如 Mogol 和 Lucio Dalla 等人合作，通过作品体现他们的诗词意境。“这项工作帮助我远离了具象绘画，使我站在形象和想象之间的边界上，剥去事物外在的经纬而只去寻找其本质的核心。”



“俳句”系列两幅



“雕塑音乐”系列独幅版画两幅



《琴之花》，铜质雕塑，2006 年，37cm×27cm×18cm

1996 年，多美尼佳来到日本京都。有个日本艺术评论家曾说多美尼佳小幅的水彩画使他想到一个古老的俳句诗人。很巧，多美尼佳的表姐曾在日本生活了 20 年，正好充当了她的翻译，这使得多美尼佳比之其他西方人更容易地理解俳句的内涵和精华所在。随后她开始以日本俳句为主题创作一些“珂拉琪”（类似于贴糊画）作品。通过俳句类作品的创作，让多美尼佳认识到：一件艺术作品的价值并不在外形如何，而在于它体现出的内在精神。

Gillo Dorfles 在多美尼佳的第一部雕塑作品目录《从木材到声音》中这样写道：“应该承认早在古代人类就发现在音乐和绘画之间存在某些无可争辩的相似之处，也许应归因于远古时期这两者构成了人类真正的美学平台。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专业词汇，比如“cromatismo（半音、色差）”可能要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且可



《巢》，铜质雕塑，2007 年，136cm×90cm×50cm

能因为在音乐中可以通过使用彼此相近的音调来达到渐变和细腻的效果，正如可以通过一系列渐浓、渐淡的色彩所达到的绘画效果。”

后期，多美尼佳的提琴系列作品逐渐在抒发对父亲的缅怀之外，探索以提琴构件作为音乐符号的一部分，以平面版画、浮雕或立体圆雕为形式，抽象化地表现她对音乐旋律或语言节奏的理解。

对于多美尼佳来说，这些年创作的主题是音乐，至于明天，她愿意“诚实地遵循心灵对我们每一天的诉说”。她赞同意大利著名画家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的一句话“没有任何比现实更抽象的东西”，还有康定斯基说的“灵魂是一台带有很多弦的钢琴，艺术家就是触摸这根弦或那根弦来让灵魂颤抖的手。”而她，愿意继续时时保持一颗敏感的心，去触摸属于灵魂的那些动人的弦。🎻



《构成，第6号》局部，综合材料，2006 年，39.5cm×25cm×2cm